

琅琊台的前世今生

□九雨农

近日,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琅琊镇的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台顶发现2000多年前秦汉时期大型夯土台基、排水系统和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建筑工艺严谨,据此推测在台顶或许曾存在过一座规格较高的大型古建筑。

提起琅琊这个地名,大家或许并不陌生。一部《琅琊榜》,已让这个存在史书中数百年的地名“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实际上,电视剧中的琅琊,与历史上的琅琊并不是一个地方。

“琅琊”最初是山名,位于现今青岛市黄岛区境内,因为形状像一个高台,所以也被叫作“琅琊台”。在春秋时期,琅琊台属齐地,齐国在此设置琅琊邑,治所在琅琊台西北五公里的琅琊城,就是现在的夏河城,这是“琅琊”作为行政区域名称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因日出东方,故而普遍推崇东方。例如泰山,因其地处东方,就被视作能够连接神人的五岳之首,成为了帝王封天禅地的“圣山”。史料记载,齐国人也非常重视东方,而琅琊台便位于齐地的最东方,因此,齐国有多名君主曾经巡视此地。不

仅如此,齐国人还在琅琊台建造了“四时主祠”,以祭祀农业之神。可以说,在那个异常注重“戎与祀”的时代,琅琊台在齐国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琅琊台附近的海面是平静的,虽处于各国征战不休的春秋时期,却没有一丝战争的痕迹,人们祭祀完毕后,乘着海风登台览胜,好不惬意。

但是,和平永远是奢侈品。春秋末期,南方吴国迅速崛起,连续击败楚国、越国后,吴国君主夫差将争霸的目光投向了中原地区的齐国。

此时的齐国,早就没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雄心壮志,统治阶层内乱不止。在夫差图谋北上之时,齐大夫鲍牧刚刚杀了齐悼公。这无疑给了夫差出兵的口实。接到齐悼公“薨逝”的消息后,夫差在姑苏城“哭”了三天,发誓要为齐悼公复仇。

夫差知道,齐军虽然没有了齐桓公时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霸气,但是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加之齐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从陆上进攻齐国,对于吴军来说,几乎没有胜算。于是夫差把双方决战的场所放到了海上。

不同于干旱缺水的中原,吴地河流交错,溪水纵横,人人以戏水为乐。故而吴国的水军战斗力非常强悍,在破楚破越的战争中,水军屡建奇功,深得夫差的信任。

为了给齐悼公“复仇”,夫差花费重金,修造了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邗沟”,将吴国水军精锐从长江流域调到淮河流域,并联系了鲁国、邾国、郊国等国,出东海沿海岸线北上,欲在黄海海面与齐国一决雌雄。

作为老牌强国,齐国在接到吴国军队来袭的消息后,并没有惊慌。政见不同的各派迅速达成了“平吴”的共识。作为沿海大国,齐国本来就有一支战斗力极其强悍的海上军事力量。在上层决定团结对敌后,齐国水师迅速完成了战前动员,各种战船扬帆起航,浩浩荡荡奔赴琅琊台。齐军将士决定在此阻击吴军,打击夫差北侵的野心。

公元前48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战,齐吴海战在琅琊台附近海域爆发。面对吴国的疯狂进攻,齐国战船以一当百,毫不畏惧,一时间,黄海海面杀声连天。最终,凭借强悍的战斗力,

齐国击败了吴国,在“绞肉机”般的战场上笑到了最后。

齐国虽然战胜了吴国,但并没有阻止南方诸侯北侵的势头。就在夫差图谋称霸中原的同时,曾遭灭国厄运的越国,也在勾践的隐忍下慢慢恢复实力。三千越甲笑傲姑苏城,强悍无比的吴国在勾践的脚步下烟消云散。

勾践也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君主,他在灭吴之后,没有停歇,迅速领兵北上,此时的齐国再也无法阻止勾践的脚步,琅琊台连同琅琊邑就此落入了越国的手中。因为琅琊邑的地势非常险要,在公元前468年,越王勾践将首都从会稽搬到了这里,并在琅琊台筑起了观台。即使如晋国、齐国、秦国、楚国这样的强大诸侯国,也需要来到琅琊台聆听越王的训导,彼时的琅琊台,俨然成为中国政治中心,就此进入历史上最风光的时期。

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战国之后,重整旗鼓的楚国在琅琊台附近击败越国,开始独霸南方。渐渐缓过劲来的齐国也趁机将琅琊台重新纳入自己囊中,依琅琊山而建的观台至此逐渐废弃。

数百年后,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了东方六国,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由此,秦王嬴政变成了秦始皇嬴政。灭齐之后,秦在琅琊台附近设置琅琊郡,郡治还在琅琊邑。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特别喜欢外出巡视。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下令东巡,他首先来到泰山,行了封禅大礼,然后继续向东,过黄海(今山东龙口、牟平一带),穿成山(今山东荣成),跋芝罘(今山东烟台),祭祀了八川八神,然后驱车向南,来到了琅琊山,见到此地有古台痕迹,年久失修,已经毁圮。秦始皇非常奇怪,便问随行人员此为何物。有人答道,是越王勾践所建造的观台,勾践曾在此号令诸侯。这一番话引动了秦始皇的心思,他觉得自己一统天下,成就胜勾践百倍,也应该建造一个祭台,以显示自己的功劳。

于是,秦始皇命令左右拆掉旧台,另行建筑祭台,规模须较之勾践高出数倍。为了督促役夫按时完工,秦始皇甚至在琅琊台附近住了下来。有史料称琅琊台曾经筑有一个行宫,估计就是秦始皇所建。

据说,为了赶工期,官吏们一共召集了三万役夫。大家一起动手,日夜营造,历经了三个月,工程终于结束。秦始皇看到新修的祭台美轮美奂,极为雄壮,自然非常高兴。他决定奖励这些役夫,便命令三万户迁到新修的祭台下居住,并免除了当地民众十二年的税赋。不仅如此,他还命丞相李斯在琅琊山刻石铭德。琅琊山石刻是中国现存最古老刻石之一,秦刻石存字最多者,世称秦篆之精品。

秦始皇在督促工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故事。有一天,秦始皇视察完工地之后,闲来无聊,登上了琅琊山,他面海眺望,遥见在海水中间,隐隐有楼阁耸起,端的是灿烂庄严,俄而又有人影往来,仿佛如集市一般。秦始皇非常纳闷,问左右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说这是海中的“神山”,里面有仙人居住,并有不死药。这话让一直渴望“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兴奋不已。可巧,此时来了一个方士,名唤徐福,称自己曾去过仙山,可以替秦始皇求不死药。秦始皇得知后,不由得大喜过望,便命令徐福在琅琊台驻守,替他寻觅不死神药。

史书上记载,秦始皇曾经三次巡视琅琊台,他之所以来此地如此频繁,重视齐地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向徐福探听不死药的消息。但是秦始皇所见不过是“海市蜃楼”,徐福多次出海,都无法求得不死神药。秦始皇逐渐生出了怀疑之心,徐福知道再也无法骗下去,于是在秦始皇第三次来琅琊台的时候,他率领三千童男童女离开秦地,乘船向东寻找一处安身之地。这就是著名的“徐福东渡”的故事,关于徐福的下落,有人说他到了日本,佐贺县至今仍保留着徐福墓。

至于琅琊台,在秦始皇死后,仍保持着重要地位。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曾巡视琅琊台,并续刻了其父所留下的石刻。汉武帝也曾四次来到琅琊台,第四次到琅琊时作了著名的《交门之歌》。汉宣帝、汉明帝等帝王也多次登临琅琊台。后世的李白、白居易、李商隐、苏轼等也都曾来此游览风光,留下了许多瑰丽的诗篇。

薛河岸边的伽蓝寺

□杨建东

薛河,是鲁南大地上最古老的一条河,发源于枣庄市山亭区的米山、柴山,向西流经滕州、微山、江苏沛县,在沛县入泗河,全长约150公里。考古人员曾在河沙中发现了更新世时期的猛犸化石和树木化石,考证河龄在万年以上。在滕州,薛河孕育了7300年前的“北辛文化”,夏商时代薛国依河而建,之后,愈来愈多的人类群居在薛河两岸,直到今天,河两岸村挨村,庄连庄。

通过文物调查,我知道微山县大官口村后的河里埋着唐碑,村民介绍碑上刻大唐开元字样,就是不能确定掩埋位置,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心病。1997年10月,微山县水利局薛河清淤工程开工,真是喜从天降,天助我也,我每天骑自行车来回24里,在推土机的履带下寻找文物。一个多月里,风雪中奔波,泥泞中跋涉,饥渴时忍耐,信念上支撑,直到大批文物收归国有,是我考古生涯中刻骨铭心、收获颇丰的一段记忆。

大官口村后的河沙中共发现160多件文物,有化石、商周文物及唐代石佛造像、石塔、须弥座、经幢、石碑,还有青瓷炊具。石佛造像4件,小型单体,高30厘米,头部皆失,衣纹、手足刻得十分精细。石塔由塔座、塔级、莲花盆组合而成,因不完整,现高3米,塔级、莲花盆皆八棱,塔级的八个棱面皆刻佛像。须弥座4件,正面、侧面阴线刻着凤凰、忍冬花、护法僧。这些石刻的刻工十分精致,工艺高超。

考古价值最高的是4块唐碑,发现于河心,有立式、横式、为开元五年、六年、十四年和二十五年刻制。碑文介绍薛河南岸沛城之乡陈村有座伽蓝寺院,周围有古迹名胜,东边的薛国有孟尝君的古薛城河奚公庙,西边的沛县有沛公庙,南面有刘邦的宠姬戚夫人住过的广戚城,北面能看到滕县的瓮城。开元二十五年碑是立式,碑额刻“徐州沛县陈村碑”,往下刻三尊佛像,像下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发愿文,文字楷书,相当工整,应是书法水平很高的写经生书写,另3块碑的碑文书写水平一般。

综合4块碑的文字内容可知,唐开元年间佛教盛行,薛河两岸每隔十几里就有一寺院。佛教徒俗称清信士,积德行善,修桥铺路,与世无争。碑上没说寺院的名称,伽蓝不是寺名,是“僧伽蓝摩”的简称,原指修建僧舍的基地,转而为僧众所住之园庭,伽蓝是寺院的俗称,伽蓝神有18尊塑像,各司其职,护卫佛寺,不知从哪年哪月开始,关公被强拉入伽蓝神,用他的大刀护法。这种寺院可接纳云游挂单的僧侣,也有不想出力、惹官司的人出家入寺。河两岸的佛教徒平时往寺院送点钱粮,父母故去,兄弟们便花钱刻小佛像小浮图供奉在寺院追荐七代先祖,在佛像底座上刻年月、供养人,也可以多名善男信女合资刻一尊坐在须弥座上的大一点的佛像。

公元711年,有人提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未引起朝廷重视,佛教不但有财力和农田,还有庞大武装,其特权对唐王朝构成威胁,到武宗时愈加明显,武宗的心病愈来愈大,于会昌五年(845年)天下灭佛,除全国大型寺院保留之外,各地中小型寺院一律拆除,全国拆寺院4600所,僧尼还俗26万。薛河岸上的伽蓝寺就是此时被拆除,石像被砸掉头,须弥座被砸断,石塔被拆开,统统扔进寺后的薛河,有人提议,砖瓦木料不扔,废物利用,石碑及台级条石不砸,抬到河里修补石桥。隋大业二年,佛教徒朱贵夫妇倡议十位信士捐资建了小石桥,此时拆除寺院的石料正好加固小桥。此次清淤工程在河心发现了石碑、须弥座及一堆建筑石料,正好印证了1989年在此出土的隋大业二年造桥碑的记载。

伽蓝寺,唐代兴佛的见证,石刻的残损,是唐代灭佛的证据,碑文,是唐代宗教信仰的证实。当年有多少寺院用品被扔入河中,有多少珍贵文物被河水冲走,有多少古代文明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

前几天我路过薛河,冬天的水流很窄,如小溪一般,清冽的河水潺潺西去,二滩的枯草在朔风中可怜地摇曳着,又一茬生命结束了,离离河边草,一岁一枯荣,远远望去给薛河加厚了一层萧条凄凉、岁月悠悠的感觉。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隋桥和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寺院呢?被历史的云烟销蚀了,唐代的宗教信仰呢?被一年一度的朔风卷得无影无踪了。考古人员兢兢业业、不畏艰险跳到历史的长河中从河底打捞出一千多年前的艺术结晶和古代文明,却让伽蓝寺这颗小星星闪烁在历史的长空。

琅琊台遗址考古
现场发掘的排水陶管
(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